

全 品 精 人 词 大 十 古 国

柳 永

精 品 全 集



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



# 柳永

●过常宝 选注 大连出版社

1998·大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邓绍基、周秀才、侯光复主编, - 大连:大连出版社, 1998.3

(月亮文库/康琳, 侯光复主编)

ISBN 7-80612-468-3

I . 中… II . ①邓… ②周… III . 词(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古代

IV . I22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203 号

## 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全 8 册)

邓绍基 周秀才 侯光复 主编

---

大连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 发行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三河市科教印刷厂印刷

---

字数:2000 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89.5 插页 40

印数:0 001~8 000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许文彦

责任校对:贺素香 曲娥眉

装帧设计:北京羽人创

郝福明 贺素芝

意设计中心

---

ISBN7-80612-468-3/I · 71

登记号:(辽)第 15 号

---

定价:142.00 元(全 8 册)

柳永丁丑秋画

王

印



柳永像

# 《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

主 编 邓绍基 周秀才 侯光复  
常务副主编 康 琳  
责任编辑 许文彦  
装帧设计 北京羽人创意设计中心  
插图绘画 王国能

|        |     |    |
|--------|-----|----|
| 《温庭筠》卷 | 文 白 | 选注 |
| 《李 煜》卷 | 张西平 | 选注 |
| 《柳 永》卷 | 过常宝 | 选注 |
| 《苏 轼》卷 | 冷成全 | 选注 |
| 《秦 观》卷 | 张斌荣 | 选注 |
| 《周邦彦》卷 |     |    |
| 《李清照》卷 | 姚晶华 | 选注 |
| 《姜 夔》卷 | 韩传达 |    |
| 《辛弃疾》卷 | 杨 燕 | 选注 |
| 《元好问》卷 | 王树林 | 选注 |
| 《集外卷》卷 | 石禾然 | 选注 |

## 前　　言

中国是诗的国度。自古以来，诗歌创作繁荣，蔚为大观，诗仙诗圣，代不乏人。而在古典诗歌的百花园中，“词”这种汉语诗歌的特殊形式，又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以词创作而闻名的温庭筠、李煜、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姜夔、辛弃疾和元好问，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无人可以替代。无论是阅读、欣赏还是收藏，这十位大词人词作中的精品都是当之无愧的艺术绝品，堪称“国宝”。

《中国古代十大词人精品全集》11卷8册，选编了这十位词人的全部经典之作。其中，《集外卷》还汇集了自唐五代至清末除此之外其他作家的词作精品。若以单卷论，本书收入了中国古典词作十大家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其中许多卷乃是迄今收词最多的选本。若从整体看，本书在时间上跨越了中国古典词创作的全部历史时期，几乎囊括了代表各个时期词作艺术最高成就的所有佳作名篇。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一般文学爱好者，而非文学研究专家。因此，其选注体例多从有助于阅读与欣赏着眼，不特别强调学术创新。选注过程中，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一不标新立异，二不作繁复辨析，只取多数学人认可之说。

本书每卷均含“作者小传”、正文和附录三部分。“作者小传”扼要介绍词人的生平活动和创作特色，使读者对作者的一生有个总体了解。正文中，每首词后一般都有“题解”和“注释”。前者主要介绍写作背景和抒情主题。后者意在扫除阅读中的语言障碍。如果读完本书后，读者还想对词人作更全面的了解，“附录”中的词人“生平创作简表”和“词作版本简目”可以起到引路作用——读者据此可以找到词人的其他选本或诗文集，进一步研读。

本书入选的词作均按作者创作的时间顺序排列，而且除温庭筠和柳永外，每个诗人的作品都按作者生平活动的阶段性或作品思想艺术的变化加以分期。这在其他选本中是不多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一般读者更好地把握每一首词作特定的思想内容。当然，词人的艺术创作是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不能截然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的任何一种理论上的分期都会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待于学术界从其他角度再去完善或弥补。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了学术界、出版界许多专家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管士光先生和北京出版社的李志强先生。没有诸位专家学者及同仁的热情相助，本书是不会这么顺利出版的。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 柳永的生平与词的创作

柳永是北宋前期最有影响的词作家，在词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柳永，福建崇安人，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公元987）<sup>①</sup>，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来

① 关于柳永的生年，史无明确的记载，此处依据唐圭璋先生的说法。详见其所著《柳永事迹新证》（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此外，柳永的生年还有如下几种说法：陆佩如《中国诗史》（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626页）认为约是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李国庭《柳永生平及行踪考辨》（载《福建论坛》1981年第5期）认为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李思永《柳永家世生平新考》（《文学遗产》1986年第1期）认为是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

改名为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故人又称柳七。柳永为河东柳氏之后，五代战乱时，其祖父柳崇隐居至崇安县五夫里的金鹅峰下，自称处士，以儒学知名乡里；父亲柳宜，曾任南唐监察御史，入宋后，登进士第，官至工部侍郎，以孝行闻名；柳永五个叔父以及两个哥哥，都有科第功名。可以说，柳永生长于一个崇尚儒学、科第的传统家庭，其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熏陶，必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他此后的人生之路。

柳永的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作有咏崇安名胜的《题建宁中峰寺》诗（载录于清人厉鹗等所辑《宋诗纪事》卷十三）。及至青年时代，柳永满怀抱负来到汴京，参加进士考试。在初考失败后<sup>①</sup>，他作《鹤冲天》词道：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明代暂遗贤，如何向。  
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得丧。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① 柳永何时开始参加进士考试亦不详，谢桃坊推測道：“柳永大约是在真宗天禧元年（公元1017）前来东京应试的。天禧三年（公元1019）……；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天圣五年（公元1027）……。这三次考试，柳永都是参加了的。”（《柳永词赏析集》，巴蜀书社1996年版263页）。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  
幸有意中人，堪寻访。  
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  
青春都一饷。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词中有些牢骚话，但也反映了柳永对自己文才的自负。这首词传到朝廷，惹起了宋仁宗的不快。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云：

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

据此，似乎柳永已经考中进士，只是在发榜时，才被仁宗皇帝除名。又据宋人严有翼所撰《艺苑雌黄》载：

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显然，柳永让朝廷不能满意的，除了年轻气盛的牢骚话外，还有他的风流行为以及创作。从中也可能看出柳永在京城的生活状态。风流生活导致了科考无望，而科考无望，又使得柳永变本加厉地投入到放纵情感的生活中去。这大概就是青年柳永的京城生活。

这样，柳永在考中进士之前，大约蹉跎了十余年的时间。由于屡次失意于会考，柳永的处境十分尴尬，有时不得不流寓他乡，四处寻找着生存的机会。由于史料所乏，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他的具体踪迹，不但不知道他外游的具体时间，甚至也不知道他是不断往来于京城与外地之间呢，还是离京之后，直到考中进士这一次才回京<sup>①</sup>？总之，这期间，他主要是顺汴河而东，漂泊于淮、楚、江、浙一带，此外，柳永还可能到过成都、西北一带。推想来，柳永的漂泊，很可能是为了寻求作幕的机会，或是希望以文才投靠地方官员。但，这一段的漂泊生涯，留给柳永的只是灰黯的记忆，他以大量的词作表达了羁旅困顿，以及自己对这种生活的厌弃之情。艰难的流荡，给柳永以更加

① 王季思《怎样评价柳永的词》（《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1、2期合刊）云：“（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在汴京、杭州、苏州等地方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似乎是认为柳永是不断往来于京城和外地的。谢桃坊《柳永事迹考述》言柳永在京滞留十年后，才往江南，直到景祐元年前一、两年才回京，遂即中进士。

惨痛、更加深刻的人生体验，也使得柳永的词作更具内涵。

景祐元年（公元1034）正月，仁宗有感于“取人路狭，使孤寒栖迟”，诏天下曰：“其令南省就试进士、诸科五举；及尝预先朝御试，虽试文不合格，毋辄黜，皆以名闻。”趁此良机，柳永再次参加了进士考试，并与兄柳三接同榜中进士。柳永作《柳初新·东郊向晓星杓亚》词表达自己此时的兴奋之情：

别有尧阶试罢。  
新郎君、成行如画。  
杏园风细，桃花浪暖，  
竟喜羽迁鳞化。  
遍九陌、相将游冶。  
聚香尘，宝鞍骄马。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虽然是姗姗来迟，可这毕竟是一个文人所能有的惟一的梦想。此时柳永已将近五十岁了。

柳永始授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县）推官，这是一个掌管簿书记事类琐事的佐官。柳永是当时知名的文士，所以立刻得到上级官员的注意。据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六所载，柳永到睦州才月余，就得到知州事的吕蔚的举荐。但被侍御使郭勗以任官月余难有政绩的理由驳回。这是柳永任官来首次受到的挫折。

睦州之后，柳永曾任过昌国县（今浙江省定海县）晓峰盐场监，并作有长诗《煮海歌》，通过对盐民煮盐过程的描述，表现了盐民的苦难处境以及自己的同情之心。清人朱绪说此诗“洞悉民瘼，实仁者之言”（《昌国典咏》卷五）。又据清嘉庆《余杭县志》卷二十一《名宦传》引旧志云：

柳永字耆卿，仁宗景祐间余杭令，长于词赋，为人风雅不羁，而抚民清静，安于无事，百姓爱之。建玩江楼于南溪，公余啸咏，有潘怀县风。

柳永文人心肠，又长期漂流，应当能够体恤民间疾苦，所以为官当不至于苛酷，其《煮海歌》亦可显示这一点。不过，这则记载的年代似有出入，因为柳永景祐初年方为睦州推官，须经“三任六考”，而他又“久困选调”，似不可能在景祐年间升任为余杭县令。也有可能是柳永多次往来于杭州，后人附会其为余杭县令。此外，他还可能任过华阴县、灵台县令<sup>①</sup>，确切与否及年代皆不可考。

按当时官制，柳永所任的推官、盐监、县令等低级地方官员，都属选人，待循资考

① 分见宋罗烨《醉翁谈录》、柳永之侄所作《宋故郎中柳公墓志铭》。

满后，有人举荐，才能改任京朝官。但柳永的磨勘转官是很不顺利的。据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记载：

柳三变景祐末登进士第。……皇祐中，久困选调，入内都知史某爱其才而怜其潦倒。会教坊进新曲《醉蓬莱》，时司天台奏老人星见，史乘仁宗之悦，以耆卿应制。耆卿方冀进用，欣然走笔，甚自得意，词名《醉蓬莱慢》。比进呈，上见首有“渐”字，色若不悦。读至“宸游凤辇何处”，乃与御制真宗挽词暗合，上惨然。又读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乃掷之于地。永自此不复进用。

柳永因为某首词而不慎开罪于皇帝，以至于“不复进用”，这里面似乎有些巧合，但柳永确乎因为自己的词作而受到朝廷的排斥，所以他不能顺利地改任京官。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他还去拜访过同是词人的宰相晏殊，结果受到晏殊的奚落。所以，柳永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流寓于外地，担任着小官的角色，仕宦生涯十分落寞。因此，他的词作中有不少“游宦成羁旅”、“游宦区区成底事”、“念名利，憔悴长萦绊”的牢骚。

吴曾《能改斋漫录》谓柳永“后改名永，

方得磨勘转官”<sup>①</sup>，颇经历了一番曲折，才又回到京城。经过一些小的职务，最后仕至工部屯田员外郎，这仍然是一个级别很低的职位，属从六品。柳永约卒于皇祐五年（公元1057），时柳永在南游途中。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云：“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今江苏镇江市）僧寺。”后来被移葬于丹徒（今江苏丹徒县）的北固山下。

柳永一生虽以词名世，有功于文学史甚大，但终究因身沉下僚，而不见经传，故其平生大略也难以考索，以上所列陈，亦难免有传讹之处。而宋后戏曲、小说中的描写，则更难凭信，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众多姬春风吊柳七》等，皆是出于附会。我们只能从中看到柳永在社会上确有着很大的影响。

## 二

纵观柳永一生，以风流二字最为关键。柳永以“浅斟低唱”享词名于当世，又贻人以“薄于操行”的口实，甚至因此见斥于朝廷，蹉跎终生。那么纵情声妓的行为，在当时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柳永本人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一问题，是我们认识柳永、接受柳永的前提。

① 柳永改名，亦有说是在考进士之前的，亦有说是中年为祛病祈寿而改的。

自中唐以后，城市经济在中国得到发展，城市中的游乐活动也随之迅速地繁荣，歌楼妓馆当然首当其冲。经晚唐五代，这种声色享乐之风则愈演愈烈。《太平广记》引《唐阙史》云：“扬州胜地也。每重楼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数万，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这种现实当然会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影响，而总有一些文人能得风气之先，故在其行为和创作中也表现出来。所谓“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花间集序》），成了晚唐五代文人的典型写照。北宋初年，社会承平，都城汴京的在籍人口即为五十五万，尚有行商、游宦、守军等数十万，使得这一城市空前繁荣。《东京梦华录序》记录此际的盛况云：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  
竟驻于大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  
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  
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花光满路，  
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  
则惊人耳目，奢侈则长人精神。

显然，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需要并且会促成一个相对较为宽容、松弛的意识形态或社会舆论；实际上，它也一定得到统治者、士人的纵容，两者相辅相成。

北宋的皇帝公开教导大臣要“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宋徽宗居然使大臣“短衫穿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多道市井淫媟謔语”（《宋史·蔡攸传》），这恐怕并不仅仅是某个皇帝昏庸的问题，它反映为一种风气在宫廷中的影响。北宋的一些朝臣又似乎总是表现为两面，一面为儒为臣，高头讲章；一面也不妨流连声色，浅斟低唱。因此，有诗、词之别，前者以写儒雅纯正，后者以写风月性情。欧阳修似乎可为代表。其《减字木兰花》云：“樱唇玉齿，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云，满坐迷魂酒半醺。”和柳永词作很相近。由此可见文士的风气了。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柳永虽性情浪荡，行为风流，但并不显得那么不近情理。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云：“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柳永自己似乎并不回避这一点，词中多毫不隐晦自己和歌妓的密切关系。与此相类似的另一则记载见于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张子野老于杭，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靓（妓名）。靓献诗云：‘天与群芳十样葩，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张子野于是为作词也。”张先官至都官郎中，且又年老，尚不怎么收敛自己，可见社会是可以容忍这些行